

五、代——溝/ 傳——承

我發現，當我在寫逐字稿時，我會刻意擷取有關媽媽、那個年代的女孩男孩對於愛的想法，婚姻的想法，生涯的想法，金錢的想法，死亡的想法。他們曾經有過的虧欠、脆弱，曾經有過對生活的一些想像。這些都是我在這個生命階段正在思考的事情。

我想，我想體驗的那種「傳承」，是像女孩第一次月經來，媽媽告訴她這是什麼的那種經驗分享。關於愛與被愛，關於自殺前的那一刻在想什麼，或者在黑暗渾沌中怎麼找到光。這樣的傳承與說教有別，是床邊的夜聊，私密的生命故事。上一代想說的道理，在我們這個世代不一定適用了，甚至可能會限制我們的想像，但是他們的生命經驗可能自帶光芒，不只是那些勤奮向上的日子，還有那些迂迴、矛盾、難以啟齒的事，只要真誠，都可能帶來啟發。這才是我心中真正的傳承。

這是一個女兒試著了解媽媽的故事，縱然兩人的價值觀時常相左，價值觀裡藏著時代印記，根深蒂固不容改變，但是他們找到了「傳承」的可能，讓「代溝」變成了「跨時代溝通」。雖然女兒不一定對做生意有興趣，不過她倒是很喜歡風扇，在氣候變遷加劇的今日，酷熱的夏日裡風扇絕對是與冷氣並用的省電好工具。媽媽在八零年代建立的村莊，物理上可能已經不存在，也沒有存在的必要，但是她走到了另一片土地上，建立了新的村莊，找到了新的同伴，繼續專研她的技藝。

德國心理學家伯特·海靈格發展出的心理諮詢方法家族系統排列中，父母將自己的生命課題傳承給子女，是一件很自然的事。子女也有可能為了向父母或家族中的其他成員「表達忠誠」，而主動但無意識地承接他們的生命課題。我的身體常常沒有自覺地想為他人無止盡地付出，希望對自己差一點，對別人好一點，如果沒有這樣做時候，我會覺得很內疚。我對他人好的時候，我又會期待對方長成一個我想要的樣子，說白了就是控制。我也偶爾無來由地想要自己從世界上消失。我的家族系統排列師（簡稱家排師）說，這些難以解釋的想法和行為，有可能來自潛意識的我希望分擔媽媽和其他家族成員的這些狀態。

她教導我練習一個特殊的冥想和呼吸方法。我可以列出三個我很像媽媽的優點，例如「認真」、「真誠」、「有愛」，並且列出三個我接到的媽媽的包袱，例如「我要無止盡地付出，我才是個有價值的人」、「我要對別人很好，我才是盡了我的責任」、「我關心的人要按照我期待的方式成長，才不會有讓我不安的事情發生」。當我吸氣的時候，我想像這些優點從媽媽身上流入我的身體，而呼氣的時候，這些包袱則是一點一點離開我。反覆吸氣，呼氣，感受無用的重擔從身體離開，並且感恩留在身體裡那部分的媽媽。

鏡子

在認識媽媽的過程中，我邀請了許多小時候只聽過名字或看過照片，但不曾真正認識的叔叔阿姨來訪談。當他們講述自己二十幾、三十幾歲時的故事，我看到了現在這個

階段的自己所遇見的徬徨、迷惘、執著和愛。這個過程讓我覺得很奇幻、快樂、不可思議。我試著想像媽媽在我這個年齡時的模樣和心情。記得有一次，我和林海雲阿姨聊著天，中間去了廁所，當我在裏面照鏡子時，我竟然覺得自己好像媽媽，或者說我好想變成她，我可不可以就是她。

我在香港唸書的時候，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，他們跟我一樣關心著泰緬邊境的事情，也關心難民的權益，還有那些因為政治原因而四處流離的人。我們在一個社團裡一起學習倡議、籌款，籌辦攝影展，只為了能讓更多人關注這些議題。我們也試著和難民營的學校合作，共同創辦了一個小小的社會企業，從設計、生產到銷售手工藝品，希望能對流離的夥伴們有些幫助。回想起來，或許我們當時的做法看起來有點幼稚，但我很欣賞當年那個勇敢嘗試的自己，還有夥伴們。

畢業後，我遇到了一群瘋狂的人，他們想要改變金融世界。我們試圖用社會影響力投資的理念，提倡把錢投到一些對人類和環境有益的計劃中，並透過社區數據向投資者說故事。我們的理念意外地引起了世界銀行和巴西政府的關注，我被派到地球的另一邊工作，生活的吃喝住行全都有人照顧。可是最後，因為政黨輪替的原因，那個計劃草草結束。雖然這間公司至今還沒有取得實質成果，偶爾我還是會懷念在小辦公室裡與同事們一起腦力激盪的時光。

回到台北之後，我認識了一群為民主、自由和人權努力的組織工作者，也認識了一些從香港流散至台灣的人，他們想要在這裡繼續做些事情。我們一起發起活動，也享受著一起工作的時光。現在回頭看，這些經歷可能有點碎片化，好像沒有一個明確的主題或者核心。但我漸漸意識到，我就是喜歡這樣的過程——隨著機緣去尋找同伴，一起創造點什麼。目標和成果固然重要，但如今我更珍惜身邊的夥伴們。

找到了和媽媽之間的共鳴後，好像接著要聊一些更更深入的，私人的感情話題，公共的社會議題，都變得更輕鬆自在了。

寫作可以帶我去的地方

寫作計劃接近尾聲的時候，我突然有了一個想法，或許寫作只是達成目的的一種手段。如果有機會出版的話，我最希望能辦讀書會，這樣或許我能找到另一群跟我有相似想法的夥伴，一起試著去理解那些和我們看法完全不同的人。我們可以從對我們很好卻讓我不解的家人開始，慢慢探索其他在我們生命中熟悉又陌生的人，可能是那些在新聞上被批評的商人，也可以是濫權傷人的政治人物。我知道這些例子有點極端，而且看起來似乎都是負面形象，但我要表達的是，理解這些人的想法確實很難，然而我又非常想嘗試去理解他們。或許，我深信，如果我們能夠更全面地看待這些人，溝通的機會就會增加。

Netflix 為美國幽默作家弗蘭·利博維茨拍攝的紀錄片《假裝我們在城市Pretend It's a City》中，弗蘭說過，她覺得最難理解的人是來自不同時代的人。與同時代的人相處，我們可以透過他們的穿著和舉止來理解他們的想法。然而，對於那些生活在不同時代的人，我們可能無法理解他們在穿些什麼（開玩笑的口吻）。或許，這也是為什麼我的母親和她的朋友們在看待我時，會產生類似的疑問。他們可能在想，這個女孩在想什麼？為什麼不跟著媽媽賺錢呢？她明明有一些資源可以利用，為什麼要去參與那些我們看不懂的計劃呢？理解另一個人本來就很難，靈魂和身體的設定不同，再加上來自不同時代，我們為不同的流行音樂跳舞，為不同的事情受到長輩讚美，除了研讀生物學、認知心理學和鑽研文化研究、女性主義、政治人類學之外，可能還需要很大的好奇心和接納。

此時順服與反抗合一

書寫的過程中，我有一些因為更認識媽媽和阿姨而在關係上有一些突破的時刻。媽媽和阿姨很關心我的感情，常常擔心我太善良被欺負。我過去花了很多時間向她們解釋，我沒有她們想像的那麼嬌弱，我可以在感情表達自己的思考，也有能力經營自己喜歡的關係，但是他們還是常常一見到我就說，「欸，會不會他現在對妳好，只是因為還沒結婚，婚後就不會這樣了？」「妳怎麼知道他對妳是真心的？男人只是想要錢、權、性！」「妳會不會在感情裡患得患失，覺得好像如果沒有跟著他、陪他，他就會不開心，所以都順著他，沒有了自己？」

以前的我會回應她們的每一個問題，試著用邏輯和經驗向她們表述我的想法。但是，在書寫了他們的生命史之後，我決定不順著她們的問題回答了。我發現這些問題的背後都是恐懼、不信任、不安全感。她們不相信愛情裡有真誠，也覺得我會像她們一樣在關係裡迷失了自我。與其直接回應她們的不安，不如分享一些我獲得安全感的方式。過去，我在感情裡確實有自我價值低下與討好他人的課題，我有時候會把自己的真實感受藏起來，覺得若是表達出來就會失去關係，不知不覺就失去了自己。不過，這兩年來，我覺得我有一些突破。我透過覺察、冥想和書寫練習，漸漸可以讓自己的真實想法和感受浮上檯面，也願意相信說出來之後，我的伴侶和這個世界不會討厭我。現在的我做決定的時候，會停下來，閉上眼睛問自己，如果今天我只有一個人，不需要配合別人，我會怎麼做？我慢慢等這些畫面浮現，將它們表達出來。我可以是透明的。如果他們真的因此討厭我，我也可以清楚分辨，這是因為我做得不夠好嗎？還是他有他的課題呢？

我把最近的身體感覺分享給她們，我也發現她們不會再去追究前面未回答的問題，反而會為我的成長高興。一次一次，在一片憂慮與恐懼高漲之中，我試著分享我的平安，而他們也漸漸安心下來。有一次在一間水滸洞的西餐廳裡，阿姨問媽媽，妳覺得坐在妳對面的這個人是誰？「我覺得她是我的老師耶」，老媽認真地說。其實就算是半開玩笑也好，我也感受到坐在媽媽對面的我被看作一個完整的人，一個可以適時察覺自己的需要，情感和邏輯並濟的人，一個厲害的普通人。

「妳媽媽最大的成就不是蓋了幾間工廠、養了多少員工，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。我覺得她最大的成就是為這個世界留下了妳們倆姐妹。」婉如的工作夥伴，從小看著我長大的紀真心血來潮地說。

妳媽的教養方式很特別。她一方面像很多華人長輩一樣，一旦有了資源，就要把最好的資源給小孩，希望他們走在自己鋪的康莊大道上。有時候小孩會覺得很有壓力，想要反抗。另一方面，可能因為她是個生意人，做生意不可能遇到衝突就拉倒，有時候也要放下身段，聽聽對方的需求。妳們反抗的時候，她會停下來做『市場調查』，也會諮詢她身邊的人。如果她聽得懂妳們的需求，她會調整她的作法，有時候會給妳們很大的彈性。而這種時而高壓，時而自由的環境，其實跟現實世界很像，妳和妳姐在這樣的環境長大，其實是學會了什麼時候順服，什麼時候反抗。

我想，書寫這本生命告白式對我而言，既是我對媽媽的順服（順服她希望我多認識她的心願），也是我對她的反抗（反抗一個正向單一的敘事），而書寫的結果，是順服與反抗合一了，我可以帶著完整的自己和她對話了。

媽媽的生命史有點像是萊琳·莫德克的《女英雄的旅程》裡述說的「女性的集體敘事」——女性在生命早期非常認同陽性價值如邏輯、效率、成就，後來體認到金錢與成就的虛幻，慢慢找回自己的陰性本質包含相對於頭腦的身體、相對於有為的無為之為、相對於改變的接納。這趟旅程不是一條直線，走完了就找到了完整的生命，有時

候是進一步退兩步，有時候更像是爬一座山，若是老鷹在上頭俯瞰，會覺得這個人怎麼都在繞圈子呢？只有媽媽和身邊的同伴知道他們走過了多少路，一路上克服了哪些心魔，滋養了多少耐心毅力。

書寫的過程中，我可以感受到媽媽試著向我表露她的脆弱，也不介意我書寫她的挫折，然而有時她會突然反悔，覺得這一切暴露出來也太可怕了，希望我停止寫作。我們坐下來傾聽彼此的想法，在這個反覆溝通的過程裡，我看見她正在重新整合她的生命敘事，透過一次次訴說與閱讀，慢慢接納不同面向的自己。

我吸氣，將「認真」、「真誠」、「有愛」吸進我的身體裡，然後呼氣，將「控制」、「無止盡的付出」、「對自己差，對別人好」呼出去，離開我的身體。這時，我的一個個祖先都站在我的後面，做我的後盾。

而我現在可以向前走去，面對自己的人生了。

虛幻 / 有一點意思

這次的寫作計畫還伴隨了一場我為媽媽籌辦的實體生前告別式，在她七十歲生日的那一天，我邀請了七位她身邊重要的夥伴參與，一起吟唱她最喜歡的詩歌、大學時期每天哼著的音樂，朗讀一些有關生命的經文，並輪流分享我們想要對她說的話。

迪文覺得「生前告別式」好彆扭，不如更名「生前告白式」，好像更符合這場活動的原意。我很喜歡這個名字，因此將其命名此書。

當晚，我們一起唱了媽媽最喜歡的歌《多娜多娜》，那是一首描述一頭牛被牽往宰殺的猶太戲劇歌曲。歌詞以天上自由飛翔的燕子和風，對比牛的無奈和悲哀。這首歌於1941年發表，被認為反映了猶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極為低微的社會地位。後來，納粹德國執行猶太人大屠殺。歌詞中的「牛」被聯想成大屠殺的受害者，因此歌曲被認為隱含反戰的訊息。媽媽喜歡這首歌，純粹是因為旋律簡單，很容易跟著唱，不過可能她也被曲中淡淡的哀傷吸引，心中也有一隻無奈的牛，和一隻自由的燕。

「但凡只要嚮往自由，就得有燕子的翅膀。」曲畢後，輪到我們分享真心話。由李春嬌開始。她準備了一個很長的講稿，但是因為害羞，請我代為念出。

今天是婉如的告白式，她是我們最尊重及喜歡的人。今天過後，我們就沒有明星咖啡廳的麵包可以吃了。沒人會訂給我們吃了。今天過後，我們真的要和她分開了，她要去天國天父的懷抱了，而我們真的失去致愛了！

.....最後，我祝福婉如的靈魂能在天國裡安息，我們愛妳！阿門！

我一開口就哭了，有點意外自己會這麼難受。

「春嬌.....妳想跟我說的，我聽到了。」婉如突然發出一個低沉的聲音。她開始扮演從墳墓裡爬出來的屍體，學習恐怖片的配音，回應春嬌。「妳是一個很聰明又很努力的人，如果妳可以多一點耐心，做事情不要這麼急，妳一定可以做更多事。」婉如讓我們笑到不行，她果然是被商業耽誤的娛樂家。

事實上，婉如十八歲時就被星探找上，本來已經準備出道演出武俠劇，甚至有一個藝名「司馬菁雯」，只是這件事被婉如媽媽知道後，何女士馬上把那張報導司馬菁雯出道的報紙撕爛了。

我們一個一個輪流發言。每個人的風格都不一樣，紀真簡短發表她最近對於珍惜當下的體悟，倩玲回顧了她們過去親密的姐妹時光，而迪文則是正常發揮他的直接了當，開始抱怨婉如如何因為忙於事業對童年的他疏於照顧，他覺得把生命完全投入工作真的不是什麼好事，也希望婉如晚年可以多點放鬆休息。

這時，婉如又從墳墓裡復活了：「迪文..... 謝謝你的這些話。從明天起，我就升天了，春嬌、紀真，你們有什麼事，就去找迪文，他會幫你們解決。」婉如的回應很有意思，她想表達的是，現在的她，身上還有很多責任，很難立即放下，否則這些責任

就會馬上轉移到迪文和我身上。她需要我們慢慢幫她分擔一些。「我只是希望妳不要什麼事情都做，把自己搞得很忙。人有時候也是需要娛樂的。」迪文的回應也很真誠，交託與放下確實是婉如一生的課題。

而我的男朋友健明本來是大會攝影師，最後也被指定發言。他說了一番感人的話，期待一些溫馨的回應。

「健明..... 你要多吃青菜！」

好吧，我想最終都要回到婉如晚年最重視的身體健康。

「現在，有什麼事情是你想做的？」

林海雲：現在我的重心放在寶寶上。寶寶如果需要我，我就隨時可以幫忙。我很喜歡小孩哈哈，小孩真的超可愛喔。當然每個小孩來到世上都有很多任務，很辛苦。我們看，每一個人都好辛苦，有人沒錢，賺錢好辛苦，有人有錢，老公外遇，有人生病。但又覺得，哎，每個人都很辛苦，但每個人.....都可以感受到愛！人生的過程中，有些是同學比較聊得來，有些是爸媽比較有緣分，有些是找到異性或同性的伴侶，他能夠感受愛。那個愛就可以敵過所有。

我爸爸的離開，我會覺得很難過很難過，我就盡量不去想，我就去想寶寶平安，新生命。我的前半生，就是初中、高中，後來有緣跟婉如認識，到泰國去發展發揮。我常常跟家裡的人講，我覺得都是很好玩的事。我會講的很興奮這樣子。這樣一直工作，突然醒過來，我不能失去一個母親的角色，後來趕快補起來，花了十年的時間。我就是希望我的孩子們常常給愛、感受愛。大概是這樣，人生就六十了。我後面的生命，也不會覺得要去哪裡玩。以前南征北跑到六十個國家去過，我就不會很嚮往。出國也可以，沒去也不會很痛苦。去哪裡都很開心，看到一朵花就很開心。盡量能做到的，對人好的就對人好，給他鼓勵。我自己走過很多憂鬱，我都知道，我都跟孩子講，不論發生什麼事情，都想最壞的底線，能不能承受的住，最終要把命保住。孩子就是能做到的去做，不能做到的不用做，我自己有很多事情做不到，做不到的時候很痛苦。如果他們不忙的話，我希望他們有心事都會跟我說，我有事也會跟他們說。

林晨熙：哇，這個題目很大。我只要開一個小咖啡廳就好，讓大家來打屁。咖啡廳配燒餅油條，我不要三明治。外面點一杯咖啡談戀愛，一杯咖啡一百五很貴耶，我兩口就喝掉了。我以後的咖啡廳要續杯。我找幾個老朋友，都70幾歲，我當時一起當兵的，現在有人當保安，有些開計程車。大家五十年沒見。咖啡廳不用賺錢，現在賺錢不是我的目的。我常常跟我的孩子講，你們要健康、安全、有專業知識，第四個才是賺錢。我不會跟他們第一個就講賺錢。你前面都沒有，你賺這個錢又如何呢？妳問我的夢想，我就老了。為什麼咖啡一定要配蛋糕？我弄不一樣的。就在台中，這邊很適合。人要改變，心態不要老，心態要年輕。

我跟婉如說，我如果沒妳這個姊姊，我就三條路走，開計程車，但是我不認路；當保安，但是我只有晚上，因為我晚上不睡覺；第三個我去擦玻璃，但是我怕我懼高症會摔死。我很惜福，但是我也有付出。她給我這個機會。我現在都六點多起來，帶著棍子出來巡邏，三年前有一點，我看到一個喝酒得欺負人家，他自己走路踢到鐵，七八個女生跟他說對不起，他還在那邊罵，帶著一把假槍。我請他到旁邊坐，叫店員報警。我們頂多報警，太有義氣會完蛋。婉如身上沒有名牌，每個人不一樣啦。我喜歡好的手錶，有時候戴這個，人家看得起我，我會自卑啦。

泰.瑞昇朱拉：我喜歡工作，工作都喜歡。現在我七十歲，還是來打掃，好玩，喜歡來工作跟年輕人、小朋友聊天。我喜歡這樣。我現在睡得很夠，晚上十點半就睡覺了，早上五點起來。只能賺到一點點錢，大概六千塊一個月，交通、吃飯、買藥就用完了。我也不想要跟兒子要錢，他也在讀電機碩士，還有一年畢業。我的兒子媳婦都不喜歡講話，不喜歡聊天，就是看電視和吃飯，現在都是玩手機。偶爾會聊一下，吃飽沒、肚子餓，生活的事情，就夠了。我現在每天洗完澡，九點就跟*pi dao*聊天，早上晚上都聊天，什麼都聊。他有時候有一兩千塊也給我花。

台灣我最想念的就是矇矇（狗狗），我現在換了衣服，他會不會聞不到我了？我記得很多事情，每天騎腳踏車去買菜都記得。我現在回來泰國跟兒子媳婦一起住也很開心，因為很多年都沒有跟他們在一起。我回來後就發現泰文也講不好，我煮的菜兒子覺得太淡他不吃。沒什麼。我現在不吃辣了，哈哈，喜歡吃稀飯加燙青菜，跟婉如一樣。我剛回來的時候，在兒子家待三個月都沒有工作，那時候我還很想回去台灣按摩，一間泰國人開的按摩店在宜蘭。現在沒辦法去了，因為沒有簽證了。我不去了，就在這裡工作。如果不做星探公司的清潔，我就在家裡附近開一間小的按摩店，不用很大，就在巷子裏面。就算可以回去台灣，我年紀大了，如果在那邊死了，要怎麼把身體帶回來？（想回去南奔嗎？）南奔沒有家了，賣掉了，賣便宜二十五萬給弟弟的孩子，他現在二十幾歲，沒有到清邁或曼谷工作，就在附近的工廠打工。如果要說故事，還有很多要說，一個月也說不完。我也想說，妮妮妳很可愛，我也愛妳像女兒，像女兒一樣，跟妳在一起也很溫暖。

林婉如：以後都是機器人了。5G真的好厲害。我們以前根本沒有想過可以這麼快速地傳遞訊息。以前知道電報發明，傳真、講電話，就已經覺得不得了了。現在還5G！

（那妳會寧願活在以前，還是現在？）當然是現在啊。

（妳覺得機器人這個發明怎麼樣？）不錯啊，只要不是用在壞的事情上就好了。

（如果有長生不老藥，妳可以活到140歲，妳接下來的70歲要做什麼？）

我喔，應該是傳福音吧。妳很難真正幫助一個人。唯一，就是把福音介紹給他，這樣他的人生就會有依靠了。

（傳福音是什麼意思？）就是分享我的見證啊，講我的故事。

（妳希望分享妳的故事？）對。

欸那個，人生很短的，妳要去做妳喜歡的事情喔。